

读史探古

百年前的鼓山“繁花游”

□万小英

1873年冬,福州三坊七巷的黄巷四号郭家大宅,这天忽然有些骚动。女人的叽喳声,丫鬟小厮匆忙的脚步声,一大早就从高墙深院传出来。

郭家是侯官望族,“五子登科”曾经轰动乡里——五个儿子柏心、柏荫、柏蔚、柏苍、柏萝皆考上功名(一个进士,四个举人)——此时,老爷子郭阶三已经过世,正是五子当家的时候。不过,他们大多在外做官,老四郭柏苍则长期里居,热心家乡事业,编著《闽产录异》《乌石山志》《竹间十日话》等。后人更多地将他定位为博物学家、藏书家、刻书家、水利专家和诗人。

今天,是他的夫人严蕙怀要出门。55岁的她将带着三个女儿、一个侄女、两个侄媳妇,浩浩荡荡,一群女性去鼓山,还有一个女婿和两个侄子陪游。

百多年后,我们在鼓山更衣亭东侧的摩崖石刻可以看到这段记录:“同治癸酉年冬,侯官女士严蕙怀携女陈媛宜、叶问琴、陈拾珠,女侄郑仲年,侄媳何镜蓉、陈令媛游鼓山,三婿陈懋怀,侄郭调昌、绩昌侍。拾珠篆。”

媛宜(夫陈为舟)、问琴(夫叶大泳)、拾珠(夫陈懋怀)三姐妹与堂姐仲年,在题刻里均冠以夫姓。仲年是郭柏荫的长女,嫁给福州凤池书院院长郑元璧之子郑景渊。不幸的是,仲年三十岁时,丈夫就去世了,她一直守寡。

回到题刻,发现一个现象挺有意思。郭家女儿都随夫姓,而郭妻和两个侄媳妇都未随夫姓郭——也就是说,郭家遵习俗,嫁出去的女儿从夫姓,但是对于娶进来的媳妇,则尊重她们的本来,让她们保留本姓。一个晚清官宦家族对女性能做到这般,不简单。

据郭家后代回忆,当年郭阶三在黄巷就立下规矩,后人不准纳妾,违者不准其葬祖坟。我想,郭家之兴,或许就是从尊重女性开始的。

郭阶三的夫人林氏出生书香门第,知书达理。郭柏荫同年骆文忠在林夫人八十寿时撰书,说太夫人对于五经、四书、左国诸书及古诗歌文辞皆能背诵析解;孩子们从私塾早出暮归,她会让他们一个个背书给她听,有不懂的,就为他们补课,当时之情形乃“一灯荧然,书声相续”。

现在太夫人老了,还会让孙子们围在她的榻前背书,错了一个字都必为指正。太夫人在家族的威望很高,有疑难之事,缓急之需,都要示听太夫人的意见。

有这般祖母级的女性楷模,郭家女眷都受到良好教育,个个能诗



善书。她们常以诗文唱和往还,“新诗一人侍儿手,环绕楼台次第传”(拾珠诗)。

为何郭家女眷要在同治癸酉年(1873年)倾动,游鼓山呢?大概和两件喜事有关。一是这年郭绩昌中举。此次他有随行,两个侄媳妇中也大概有他的夫人。他们顺便去鼓山涌泉寺礼拜一番也是有可能的;二是最主要的,郭柏荫回家了,带回来了仲年。山中游玩可以让姐妹们相聚散心。

郭柏荫在湖北署理湖广总督,代理巡抚达六年时间。这里形势复杂,家人对他很是牵挂。郭柏苍寄的诗里言语间都是盼望兄长在外不要太劳累,功名不重要,赶紧回家,一家团圆。仲年更是放心不下父亲,不远千里去看望陪伴。这年郭柏荫终于以病辞官,她跟随着回到福州家中。

姊妹们见面并不易,嫁人之后,都是随夫天南地北海漂泊。这次在严夫人的召集下,人难得这么齐整。仲年与拾珠在其中才华更拔萃些。拾珠以书见长,尤擅篆;仲年善诗文,有诗集传世。二人交情也深厚。仲年写过很多诗给拾珠(喜欢称

她“十珠妹”)。一次月夜,她遥问十珠妹:“半生岁月随人速,万里家山人梦踪。记否鳌峰深院里,雨霖闲坐剪灯花?”

这次姐妹相聚,同游鼓山,岂不快哉。那天,她们坐着马车到了鼓山,天下着微雨,岩壑、涧草、山瀑都为之净新,也为她们洗去了心尘。在山中经院住了两宿,做了题刻石崖的事,也常登高远眺,仿佛人生重新来过了一遍。

这些美好的经历出自仲年的笔下,用她在纪游里的话是:“山门好松径,下马整巾幅。来途霏微雨,岩壑如新沐。既幽涧边草,亦净山头瀑。尘抱偶一空,经院当信宿。此生已重来,休笑题石速。”(郭柏荫曾孙郭则溪《旧德述闻》)

好一句“此生已重来,休笑题石速”!——我们在山中的题石,别人大概会以为只是记下几个人“到此一游”,而笑话这种匆速的留念吧——看起来简单,其实哪里晓得,对于我们这些名字的主人来讲,是有着“此生已经重来”的意义啊。

仲年的这篇纪游我很晚才看

到,题刻中的人物也是在写此文时才有了解。最先认识的还是鼓山这50余字的题刻。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,乍见就被打动。蕙怀、媛宜、问琴、拾珠、仲年、镜蓉、令媛——一个个女性的名字,如同一首首诗,美好,令人遐想。这在鼓山摩崖石刻,多是男性挥毫留刻的地方,本身就是一个奇妙的存在。

尤其是拾珠的题篆,是文字,也如一幅画。福州最古老的石刻在乌山上,是唐代书法家李阳冰的篆书《般若台铭》。拾珠这段篆文颇得李阳冰书韵,线条婉转秀雅,令这些女性的名字翩然有了生命,如静静地盛开在石头上的一朵朵温暖的花儿。

以我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,这是鼓山摩崖石刻中唯一出现的群体女性,也是独有的女书法家作品。所以,也可以说,她们是在鼓山石头上的一簇繁花,散发闽都女性的气韵,夺目又永恒。

我在这段题刻前,宛如见到一群女子,觉得亲切,一点儿都不觉得和她们隔着150多年的时空距离。

最令人感动的,还是严蕙怀。就是这位母亲,带着一众女孩做了一

件堪称她们生命中“伟大的事”。作为晚清的一位女家长,她身上毫无古板迂腐之气,而是洋溢着女性的自信与坦然。她鼓励女孩子绽放,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让她们将闺名,也不在乎自己的名字抛头露面,题刻留名于这千年名山——她们从此在山中,在一众男子的名字中间,也是在历史长河之中,有了一席之地。

她是如此爱她的孩子们,也如此地欣赏她们!

看着题刻中,女婿与侄子的名字缀于众女子的后面,以一个“侍”字概括他们此次出游的作用,令人不禁莞尔。可见郭家的女性地位,并洋溢着家人间的幽默感。

这种母风,这种家风,无疑对于家族的延绵起到了可贵的作用。后人中出现了郑振铎、陈彪、陈策、郭化若等著名学者、科学家、将领等,其实远不止于此,还有更多的人才栋梁诞生于这个家族。

母亲给孩子们的这份礼物,如此美好,令人怀念,以至于在很多年后,女儿们也效仿她们的母亲,也登山,也石刻,也篆书;更重要的是,也带着三个女儿,带着侄女、媳妇等,一群女性,浩浩荡荡。

1884年春,媛宜、问琴、拾珠三姊妹,领着围瑛、围瑜、围瑰、围琛、珪如、凤楣、凤楹、叔艳,郭家十一位女眷来到福州光禄坊闽山,她们冒冻赏梅,而后在柳洲小榭围炉谈诗。

拾珠将这件事篆石在闽山光禄吟台前大碑上,可惜现已佚失。郭柏苍纂辑的《乌石山志》有作记载:“绕闽山梅花十五树,光绪甲申(1884年)人日,闽县郭媛宜,妹问琴、拾珠、问琴媳陈围瑛,拾珠女陈围瑜、围瑰、围琛,犹女王珪如,侯官郭凤楣、妹凤楹,沁园主人叶叔艳,冒冻历览,围炉谈诗于柳洲小榭,夜分而罢。拾珠识之。”

古时正月初七为夫人日,郭家那天大概相聚过节。从1873年冬到1884年初,满算下来,已经过去了十年。那时候,严母和仲年不在了——上鼓山两年后,仲年玉陨;六年后严母去世。

那天,拾珠一定是很想念母亲和堂姐仲年吧,所以带来三个女儿围瑜、围瑰、围琛,如同当年母亲带着她们三姊妹,所以她依然用篆书,如同当年她们在鼓山题石(她的篆更得李阳冰的神韵了,可惜看不见了);所以除了记下名字,也记游历过程,因为当年以诗文纪游的仲年不在了,她要替她做……

此时的天气有点像十年前,冷寒的,但爆竹声从巷子里偶尔传来——春天来了……

游目骋怀

一条流光溢彩的河

□许谋清

回到北京,一切都还凝在冬天的状态里,天色冷蓝,寒枝交错。

有两个变化,柳树在做甜美的梦,杨树却是一脸尴尬。柳树做软了,摇曳出一片朦胧,美得不知姓什么。杨树枝头变粗,色儿变深,一嘟噜一嘟噜的,是少男少女的青春痘,报春使者落选了。不过几天,柳树在河边梦想成真,两岸鹅黄翠绿领了风骚。接着是桃花红李白,金灿灿的迎春花,冷艳的玉兰花。最活泼调皮的是粉嘟嘟的桃花,借着柔柔的风给路人送飞吻。榆叶梅涂了口红争奇斗艳,丁香素颜却暗香飘逸,她要的是回头率。但你无意中会发现,杨树在它们背后,也悄悄换装,你画你的柳叶眉,我叠我的心形叶。春是无声的热闹,是美美共美。

所有的一切,都发生在河边,亮马河河边,花树倒影摇曳。

河流名称有这样的解释:古代远来客商的车马队来到这里,经常在河里给风尘仆仆的马匹洗刷,洗完的马匹就在河岸上晾干身体,故名“晾马河”,时间长了,就叫成“亮马河”了。好个亮马!很有些骡子是马拿出来溜溜的豪迈。

河岸是石砌的,有些匾直,现在,做了几处伸向河面的平台,有露天的,也有支棚子的,白色的棚子造型很前卫。两岸还都有弧形的木栈道,架在水面上,几十米就有入口出口,路人随意走进,又可以随意走出,无拘无束。不动的,有人在垂钓;动换的,三三两两的在栈道上走。没有喧嚣,是静静的微寒的亮马河。花树伸伸懒腰,人活动活动筋骨,我一直望着它消失在烟树迷离的远方,一切都生机勃勃,亮马河送给你一种阳春特有的活力。

临窗站立,看亮马河的涟漪,河面很干净,有穿橘红色工作服的环卫工划着小船从上面滑过,河水软软地荡动着,是蓝绿色的。我突然发现,那蓝绿并不是柳树杨树的倒影,那生命的颜色属于它自己。难道这也是它的梦?有几只鸭子在戏水,它们摇尾巴,抖翅膀,好生自在。春江暖鸭先知,那又是谁的鸭子,让它这般自由自在?没想到它们贴着水皮飞了起来。哈,是野鸭,叫绿头鸭。久远的翅膀,我一直望着它消失在烟树迷离的远方。

是什么可以使一条河更加绚丽多光彩怪陆离?水中的霞光烂漫落日熔金。我现在面对的这段亮马河是弯曲的,两边楼房,挡住了朝晖晚霞。在楼房影子里的亮马河水平如镜,它容纳了蓝天白云,也让岸树楼房清晰地在这面镜子里倒立。当然,它也有所期待,它能如愿吗?现在天色渐黑,波纹看不见了,河面无精打采,不一会儿,仿佛整条河都丢失了。

弥补这一缺憾的是两边的路灯亮了。岸上一盏灯,河里就再补一盏灯,岸上一排灯,河里也再补一排灯。岸上的灯疑惑地看着河里的灯,河里的灯柔柔地扭着腰肢,你不认识我吗?路边,河边,栈道两侧的彩色灯也亮了,一会儿绿一会儿蓝,一会儿紫一会儿红,岸上一排排排列着,河里也一排排对应着。岸上绿,河里也绿;岸上蓝,河里也蓝;岸上紫,河里也紫;岸上红,河里也红。一些灯是装在树上的,往上一照,是一棵树绿,一树树蓝,一树树紫,一树树红。彩色的灯一会儿阴,一会儿暗。中间点缀着一些亮晶晶的灯,说不清是白光、黄光、金光?好像每次彩色的灯暗下去,都是它们重新找回来的。河边的车辆不多,这一段也没有贼亮的路灯,一辆车从这里开过去,看不清车身,就是一道流星。岸上自然有各种星座,河里就让它成双成对。满河都是变换色彩的灯,星河。我在楼上俯瞰星河,是我飘然直上,还是银河落入人间?你看那临河带着两个尖顶的八角白布棚子,在闪烁的灯光里辉煌如同一座宫殿。

一条河代替了另一条河。当我们沉醉在这幻化的星河里,猛然又想,亮马河哪里去了?

就像天上掉落黑漆漆河里几串月亮,在黑暗中翻动,神秘迷人的月牙白。我仿佛听到借着光影波动的河水在对我说:“在呢,我就在这里。”

我下楼去,走进木栈道,又是一番景象。岸上一盏灯,河里是一道光柱;岸上一片灯,河里光柱挤着光柱,河面微波荡漾,光柱摇曳多姿。一条流光溢彩的亮马河。



百姓记事

三十年间词典缘

□周琦

记得大约30年前的某个年底,因工作表现优秀,收获了一份单位发的纪念品——一本《现代汉语词典》,如获至宝。这本词典收词5.6万余,出版于1978年,定价是4元5角。业余时间喜欢写点小文章在报刊上弄点“豆腐块”,这本词典顺理成章成了我写作时的好帮手,遇到不会写的字,查词典;想找一个新的词,查词典;要弄懂一个好词的含

义,查词典……由于使用率高,很快这本词典就磨损破旧了。

那年月写文章不像现在有电脑有网络,都要靠手写。先是打个草稿,然后不断修改,感觉满意了一笔一画抄正放入信封交邮局寄出。文章写多了,和报社的编辑老师也熟悉起来,对报社的工作也产生了好奇,想与编辑老师当面交流。于是趁着一日有空,拿着写好

的草稿,大胆直奔报社编辑部。记得当年的那位编辑老师已年过半百,十分热情,询问了我的工作近况,阅看了我的稿子,还鼓励我多读多写,珍惜时光。交谈之余,我看了一眼编辑部,偌大一个房间,七八位编辑挤挤挨挨,大家起身与我一一打招呼,又低头各忙各的了。让我十分惊讶的是:这些编辑老师每人的桌前都十分醒目地摆放着一本《现代汉语词典》,还不时地翻阅查找,使用率挺高。

业余时间喜爱文学,又结识了几位文友,其中有不少是老师——中学的、小学的,周末空闲相互拜访。去到他们的办公室时,也发现老师们虽然年龄不同男女各异,却有一个共同点——办公桌上除了高高堆起的课本作业本之外,还都摆放着一本《现代汉语词典》,就在近处随手可取。于是词典也成了我们聊的话题,他们都认为这本词典十分趁手,不仅是工作需要,也是文学创作的好助手。

日常接触得多了,便留意起这本词典的故事,查了些资料,还真让我大开眼界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虽然初版于1978年,但是从1958年6月

正式开始编纂工作的。翻阅资料得知,当年编纂工作中最大的难处是没有任何同类词典可供参考,一切都要从零开始。为了收集资料,建立词库,编辑室的工作人员广泛收集词汇,每个词建张卡,共收集了100多万张卡。经过两年的编辑,初稿于1960年诞生,印发1000本分送大中院校及研究所进行审议,然后再修改再审议。1965年《现代汉语词典》试用本出版,其间不断修改不断完善,直到1978年第1版问世。其后再历经修缮历经补充,1983年第2版、1996年第3版……

词典出版后,日渐成为文字工作者的工具书,获得荣誉无数,比如首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、第一届国家图书奖、第二届国家辞书奖等等。词典的每一次修订,也都反映了社会的发展、人民生活的变迁。1996年第3次修订时,正值改革开放初期,发展迅猛,反映新事物的新词语、新词义迅速增长。因此这一版激增词汇9000多条,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修订。此后每隔一段时间,《现代汉语词典》都要进行一次修订,不断补充完善,以适应社会经济、人文生活的发展历程。

